



## 曾侯乙墓竹簡車名考釋

蕭聖中

**摘要：**曾侯乙墓竹簡所記車名近 40 種，包含兵車、乘車、田車等種類，對這些車名的考釋和解读將使我們對墓主人以及楚王、楚國封君、大臣們生前的用車狀況和先秦時期的車政有一個概況性的了解，並藉以考察曾楚兩國的車馬制度和禮制。

**关键词：**曾侯乙墓；竹簡；馬車

曾侯乙墓竹簡記錄有近 40 種車名，是目前為止記先秦車名數量最多的一宗出土文字材料。考察其涵義，並以文獻和考古材料為之佐證，對於我們探討先秦車馬制度無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 一、路 車

見 115~119 及 121 號諸簡。路字，簡文一律作“逌”。

整理者(注 254)：“古代的路車有所謂‘五路’。……178 號至 184 號簡所記的路車有‘大路’、‘戎路’、‘朱路’、‘鞞路’，前三路的名稱與《月令》相同。”<sup>①</sup>

### 二、大 路

簡 178。《禮記·月令》作“大輅”。大路之名又見於天星觀簡<sup>②</sup>，及新蔡簡甲三 237—1<sup>③</sup>。

### 三、戎 路

簡 179。《禮記·月令》作“戎輅”。據《周禮·夏官·校人》，戎路以戎馬為駕。見於史者，《左傳》莊公九年，“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又，宣十二年，晉、楚郟之戰，栾武子介紹楚軍編隊時說：“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故諸侯廣車，也可有戎路之名。

### 四、朱 路

簡 180、181、182。朱路即《禮記·月令》“朱輅”。《周禮正義》以朱輅當《周禮》象路<sup>④</sup>。簡文朱路均駕二馬。又，新蔡簡有“朱路”之名，字作“紕逌”，見於甲三：79 及乙三：21 等處<sup>⑤</sup>。

### 五、鞞 路

簡 183、184。整理者(注 258)：古代有鞞車。《玉篇·車部》：“鞞，兵車。”《集韻》爻韻：

①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和考釋》，載《曾侯乙墓》報告附錄一，文物出版社 1989 年。下文引用時概以“整理者”代之，並隨文給出注釋號，不另出注。

②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173 頁。

③ 賈連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簡釋文》，載《新蔡葛陵楚墓》附錄一，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第 196 頁。

④ 孫詒讓：《周禮正義》，第八冊，中華書局 1987 年，第 2154 頁。

⑤ 《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簡釋文》，載《新蔡葛陵楚墓》附錄一，第 191、204 頁。

“輶,兵车,以鹿皮为饰。”《淮南子·泛论训》:“销车以斗。”疑简文“輶路”之“輶”当读为“輶”。

按,新蔡简有“輶路”,“輶”字作“輶”,见乙二:10:“輶乘[ ]路,驪[犧馬] [ ]”。“輶”从雀声,“輶”从肖声,雀在药部,肖在宵部,二字音近可通。这一乘“輶路”也驾二马,与曾侯乙简所记两乘“輶路”同<sup>①</sup>。

## 六、王僮车

简 75、120、177。整理者(注 153):“僮车”之“僮”,疑读为“衡”或“轳”。《说文·车部》:“轳,陷阵车也。”《太平御览》卷 336 引《春秋感精符》曰:“齐晋并争,吴楚更谋,不守诸侯之节,竞行天子之事,作衡(衡)车,厉武将,轮有刃,衡着剑,相振惧。”据此,衡车之轮有刃。

按,《诗·大雅·皇矣》:“与尔临、衡,以伐崇墉。”毛传:“临,临车也。衡,衡车也。”孔疏:“临者在上临下之名,衡者从旁冲突之称,故知二车不同。”<sup>②</sup>《释文》:“衡,昌容反,《说文》作轳,轳阵车也。”《左传》定公八年:“公侵齐,攻廩丘之郛,主人焚冲。”昭十三年:“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杜预注:“驱冲车与狄争逐。”简文所记王僮车装有“刑轳之轮”,似是衡阵之车。

又,《淮南子·览冥训》:“七国异族,……举兵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衡车……”又言:“隆、衡以攻。”高注:“衡车,大铁着其轳端,马披甲,车被兵,所以衡于敌城也。”今人杨树达说:“轳之为言撞也。《后汉书·光武纪》云:‘冲棚撞城。’是轳有撞之用也。……轳车有撞捣撞突之用,故谓之轳矣。”<sup>③</sup>依此说,衡车用于攻城,与整理者及《说文》说法有异。二说各有依托,未知孰是。

考古发现最早的有刃车害出自户县宋村春秋墓,通长 16.2、矛长 5.5 厘米<sup>④</sup>。曾墓出土两件矛状车害,通长分别为 37.4 和 41 厘米,比之宋村所出,在实战中有更大的杀伤面。从有刃车害均为单件出土的情形来看,每乘轳车仅在一侧的车轮上装配。另外,可为印证的是,在西洋史上,使用刀轮战车的记载也较多,如小居鲁士利用希腊雇佣兵对其波斯王兄的远征(401B. C.),高格米拉会战(331B. C.)波斯王大流士(Darius)与亚历山大大帝作战,均用二百辆刀轮战车并配以马甲、长杆矛攻击对方。后来叙利亚王安提阿在马格尼西亚会战(191~189B. C.)中也采用刀轮战车与罗马人交战。按照色诺芬的描述,波斯人的刀轮是从轮中轴两端向旁伸出,与曾侯乙墓矛状车害相似<sup>⑤</sup>。

## 七、遊 车

简 121。整理者(注 178):“《国语·齐语》:‘戎车待游车之裂。’韦昭注:‘游车,游猎之车也。’《周礼·夏官·司常》:‘游车载旌。’郑玄注:‘游车,木路也,王以田以鄙。’”

按,简文游车总计为九乘。我们以为最有可能属于游车九乘的是使用翟轮的九乘车,它们均属乘车,且多使用圆轩或轩,形制上也与总计简所言“游车九乘,圆轩”的记录大体相符。

## 八、畋 车

畋车,见简 65、67、70、71、160、161、175 等。畋字作“畋”。整理者(注 141):“畋,从支、甸声,即畋的异体。畋车,田猎用的车,古书作‘田车’。”

按,畋车与游车均为田猎用车,言游车是总名,以区别于兵车,言畋车是区别于游车内部其它的车(如安车、轩车等)。大约游车之中以畋车为主,故总名又称田路。畋车之名在天星观 M1 遣策中多处出现,除一处作“田车”外,余均作“輶(或輶)”<sup>⑥</sup>。望山 M2 遣策简 5 作“畋车”<sup>⑦</sup>。考古发现如洛阳中州路

① 贾连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载《新蔡葛陵楚墓》附录一,大象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第 203 页;参见徐在国《谈新蔡葛陵楚简中的几支车马简》,载《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第 327 页。

② 惠栋《九经古义》卷六:《韩诗》作“隆、衡”,后汉殇帝讳隆,改隆为临……隆之字曰盛,故伏隆为伏盛(见《东观汉记》)。孔颖达以为临者临下之名,失之。

③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一“释轳”(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条),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8 页。

④ 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75 年第 10 期。

⑤ 王纪潮:《曾侯乙墓的发现与研究》,载台湾《鸿禧文物》第二辑,(台北)崇丰印刷企业有限公司 1997 年。

⑥ 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20 页。

⑦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第 275 页。

车马坑出土的一辆驷马车，有伞形车盖，整车华丽精美，殉犬，并随葬弩机和铜镞，当是敝车<sup>①</sup>。

## 九、安 车

简 48、50、164、165。《周礼》“王后五路”之一。《周礼·春官·巾车》：“安车，雕面翳总，皆有容盖。”郑玄注：“安车，坐乘车。凡妇人车皆坐乘。”简 48 安车、简 50 新安车均使用紫锦之安，疑安车系因使用“安”而得名。

1980 年冬出土的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在一条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第一”四字，其车舆又有容盖衣蔽及后辕，与辘车形制相仿，与旧式安车有别，是一种辘车型的安车<sup>②</sup>。曾墓简文中同时出现了安车、新安车、旧安车三种车名，可能是用来对传统安车和经过改进后的安车加以区分的。

## 十、墨 乘

简 47、173。整理者(注 114)：“即古书中的墨车。《穆天子传》卷二‘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其墨乘四’，郭璞注：‘《周礼》：大夫乘墨车。’”

按《周礼·春官·巾车》：“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车……”郑玄注：“墨车，不画也。”孔疏：“墨漆革车而已。”

## 十一、政 车

简 12、166。整理者(注 179)列为旂车九乘之一。按包山简有车名“正车”，见简 271 号及牋一，李家浩以为即此“政车”：“正车”是对副车而言的<sup>③</sup>。陈伟：政(正)车有可能是车阵中的指挥车<sup>④</sup>。

## 十二、鱼轩、圆轩、左轩

A. 鱼轩。简 54：“王鱼轩。”整理者(注 125)：“王鱼轩”似是指出于“王”的“鱼轩”。《左传·闵公二年》“归夫人鱼轩”，杜预注：“鱼轩，夫人车，以鱼皮为饰。”

B. 圆轩。见简 203 号。整理者(注 47)：“圆轩”用为车名，当是因有“圆轩”而得名。《左传》闵公二年“鹤有乘轩者”，孔颖达《正义》引服虔：“车有藩曰轩。”轩车车厢两旁有较高的屏藩，与建筑物栏杆上有轩形近，故二者同名。“圆轩”疑为圆形的轩。

李守奎以为第 48 简安车上的“襜轩”疑读为“重轩”，即在一柄上装上下两盖<sup>⑤</sup>。白于蓝则认为轩可读为轳<sup>⑥</sup>。

此外，圆轩又见信阳简 2—04 号，为车名<sup>⑦</sup>。

我们拟将第 53 简与 78 简连读，以下又接第 79 简，三简连读后文义连贯，关于郑君之车的组成配置大体完备，据二简所记配置，装饰上多见绿色<sup>⑧</sup>。

C. 左轩。见简 57。此简略残，由张光裕等释出<sup>⑨</sup>。今按，汉代以左轡代指俸禄在六百至一千石者，以朱涂左轡以为身份标示，疑左轩亦与此类似，系以朱涂左轩之车。

另，简文中的躔轩应当也是建轩之车，详第十三条。

① 洛阳博物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载《考古》1974 年第 3 期。

② 孙机：《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载《文物》1983 年第 7 期。“安”之得名，参看陈剑《说“安”字》，载《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③ 李家浩：《包山楚简研究》（五篇），载《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1993 年，第 1 页。

④ 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3 页。

⑤ 李守奎：《出土简策中的“轩”和“圆轩”考》，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 2000 年，第 195 页。

⑥ 白于蓝：《曾侯乙墓竹简考释（四篇）》，载《中国文字》新三十期，（台北）艺文印书馆 2005 年，第 193 页。

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9 页。

⑧ 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编联与缀合关系的局部调整与考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

⑨ 张光裕等：《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 1997 年，第 282 页。

### 十三、𨾏车、乘𨾏、𨾏轩

𨾏车见简 31、60、62、143、162、163、171，乘𨾏见于简 4、170，𨾏轩见于简 26、28、129、172 号及竹签 1、2、3 号<sup>①</sup>。唯简 62 作𨾏，简 26、129 作𨾏。整理者(注 133)：“𨾏”，应即“𨾏”的异体。

今考天星观简有𨾏字：“苛馭乘𨾏車”、“一乘𨾏”。“𨾏”系车名无疑，当是“𨾏”之省。“𨾏”字不见于字书或典籍，可分析为从“阜”从“𨾏”从“车”。从“𨾏”之字见于《说文》者有“𨾏”、“𨾏”、“𨾏”三字。《说文》肉部“𨾏”下云：“𨾏，振𨾏也。从肉、八声。”十部“𨾏”下云：“𨾏，𨾏𨾏、布也。从十、𨾏声。”尸部“𨾏”下云：“𨾏，动作切切也。从尸、𨾏声。”此三字均有声响振动之涵义，而“𨾏”与“𨾏”可能还是一字之分化。“𨾏”下段注云：“盖𨾏与𨾏音义皆同。许无八𨾏字，今按作𨾏作𨾏皆可。”春秋叔向名𨾏，亦旁证“𨾏”义为𨾏𨾏<sup>②</sup>。“𨾏”字用于车名或许是象征鸾铃之声，疑简文“𨾏车”即古文献所称之“鸾路”(鸾车)<sup>③</sup>。

除𨾏车外，还有乘𨾏與𨾏軒。据简文，乘𨾏用𨾏轮，而𨾏轮属兵车通制(简文中用𨾏轮的有大旆、左旆、左禘旆、右旆、右彤旆、大殿、左殿、左彤殿、右禘殿、乘车、少广等十余种)，而在记载兵车所配备甲冑的 B 类简中，也记有乘𨾏，当属兵车无疑，但可能与乘车车型相近。𨾏轩用𨾏轮，此与安车、𨾏车、𨾏车等相同，但该车配备兵器较多，B 类简中又详载车上配备的甲冑，可见𨾏轩也属于兵车。简 61 和 62 所记之𨾏车则情况不明。

### 十四、乘 车

简 7、137。乘车古书常见。整理者(注 6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侯使张骼、辅趺致楚师，求御于郑。……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已皆乘乘车”，杜预注：“乘车，安车。”杨伯峻云：“乘车，其平日所乘之战车，非单车挑战之广车”(《春秋左传注》)。从简文乘车上配备有弓、箭、戟、戈、盾、甲、冑等兵器来看，杨说似可信。

一般说来，乘车系平日所乘。而据《周礼·夏官·司戈盾》：“军旅、会同，授贰车戈盾，建乘车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郑注“乘车”：“王所乘车也。军旅则革路，会同则金路。”即：乘车建戈盾可用为革路(兵车)。《考工记·总叙》：“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郑玄注：“乘车，玉路、金路、象路也。”乘车之轮与兵车之轮等径，故可兼用之作战。

简文共用了四支简(简 7—11)来记述乘车之配置，配备兵器甚多，并使用𨾏轮(兵车通制)，此外，据简 137，此车还使用比较特别的服甲，可见虽有乘车之名，明显用为兵车。

### 十五、𨾏车

简 45。整理者(注 109)：《韩非子·八说》：“故智者不乘推(推)车，圣人不行推政。”《盐铁论·散不足》：“古者推车无柔，栈輿无植。”疑简文“𨾏车”即此“推车”。

按，《盐铁论·遵道》：“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推车尚在也。”《非鞅》：“推车蝉攫，相土之教也。”王利器注引张敦仁曰：“推车者，但斲一木使外圆，以为车轮，不用三材也。”<sup>④</sup>三材即《考工记·轮人》所谓毂、辐、牙。无辐之轮曰轻，原始之轻又叫𨾏轮，即朴质之轮。推车的典型特征是用𨾏轮，车之质朴只是相对的，但其兵器配置仅二戈、一𨾏、一𨾏、一弓、五乘矢，比之他车，已是少之又少了。

### 十六、𨾏车

简 63。整理者(注 137)疑“𨾏车”当读为“轻车”。《周礼·春官·车仆》“轻车之萃”，郑玄注：“轻车，

① 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年，第 61 页。

② 《说文》段注：“向，《释文》许两切，即‘𨾏’或‘𨾏’之借字。”

③ 顷得陈伟师《车輿名试说(两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 2010 年 10 月)，通过分析上博竹书《武王践阼》10 号简“位难得而易失，士难得而易𨾏也”及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五曰间士贵货贝”(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对应之语作“五曰贱士而贵货贝”)两则材料，认为“𨾏”和“𨾏”或许是从“间”得声的字，可以姑且释写为“𨾏”……用作车名的“𨾏”应该读作“𨾏”或者“栈”。这一说法有较多的佐证，优于我们关于“𨾏”字通“𨾏”的说法，记此备考。

④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92、102 页。

所以驰敌致师之车也。”《孙子兵法·行军》“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张预注：“轻车，战车也。”

今按，《周礼正义》曰：“轻车在五戎中最为便利，宜于驰骤，故用为驰敌致师之车，又兼用之田狩也。”轻车是典型的兵车。由于简 63 号犁车与 C 类简的 202 号斂车同属于令尹，同时，简文中的犁车除“录鱼之箠”以外并未配备兵甲，更加符合田狩之用，而与驰敌致师之轻车不甚吻合。作为另一种考虑，“犁”字也可能从“田”声，读为“田”。“刑”亦兼声。古音“刑”在匣纽耕部，“田”在定纽真部，二字音近相通。如“犁车”读为斂车，则与兵车无涉。

## 十七、峙柁车

简 77。车名从何琳仪等所释(李字从来从子)<sup>①</sup>。

我们以为该简当与简 185 缀合为一简，缀合后所得新释文如下：鄴君之驪，攻尹之騶，一乘，麗，峙柁車，丌革轡黃金之鈇(飾)，才(載)禪圉(?)。

峙柁车之名，文献失载。据《广韵》：“柁同李”。疑读为“置李车”。置即驿站。《汉书·文帝纪》：“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颜师古注：“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置李车可能与“楚子乘驪”之“驪”或后世传车类似。

## 十八、大旆、左旆、右旆、左禳(彤)旆、右彤旆

大旆：简 1、142。左旆：简 16、144、145。右旆：简 36、146、147。左禳(彤)旆：简 25。右彤旆：简 32。整理者(注 10)：旆本军前大旗，载旆的前驱车也可以称为旆。《左传》哀公二年“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駟兵车先阵。”杜预注：“旆，先驱车也。”大旆是指中军前驱的兵车。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胥臣蒙马以虎，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疑“二旆”即左、右旆之类。

今按天星观简除“大市(旆)”外，还记有“旆轩”、“乘駟(旆)”<sup>②</sup>。旆轩、乘旆不见于典籍，待考。

## 十九、广车、乘广、少广、行广

广字简文作“𨾏”。广车见简 204。乘广见简 42、167。少广见简 18。行广见简 154、155、156、157、158。整理者(注 78)：所记车名既有“广车”，又有“行广”。“广车”似是指旆、殿等兵车，“行广”则是其它性质的广车。另，《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齐侯伐卫，列举了齐方的主要兵车，除齐侯所乘的‘戎’以外，有贰广(杜注：公副车)、先驱、申驱、启、肱和大殿。简文中的少广大概相当于《左传》的贰广，大展即大殿。”<sup>③</sup>

乘广之名，见于前引左宣十二年“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又《左传》定公四年：“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杨伯峻注：“楚王或主帅所率之兵车曰乘广。”<sup>④</sup>今按此说不准确。齐侯之车亦有名乘广者，见《左传》定公十三年：“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齐侯欲与卫侯乘，与之宴，而驾乘广，载甲焉。”

乘𨾏又见天星观简：“乘𨾏之右轡番女反御之”；“衛𨾏乘𨾏左𨾏”<sup>⑤</sup>。

## 二十、大殿、左殿、右殿、左彤殿、右禳(彤)殿

大殿见简 13、149。左殿见简 22、150、151。右殿见简 152、153。左彤殿见简 32。右禳殿见简 39。整理者(注 76)：“‘展’，或作‘輶’。简文所记的‘展’有大展、左展、右展，与大旆、左旆、右旆相对，是‘展’或‘輶’并当读为指殿后的兵车的‘殿’。《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杜预注：‘大殿，后军。’《文选·东京赋》‘殿未出乎城阙，旆已返乎郊畛’，薛综注：‘旆，前军；殿，后军。’”

①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载《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

②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2、570、760页。

③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载《文物》1979年第7期。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544页。

⑤《楚系简帛文字编》，第1024页。

按,展即臀的古字。大殿大约是后军的中军,而以左殿、左彤殿、右殿、右彤殿为其左右翼。大殿,古书或作“大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卫”有“贰广”,杜注:“公副车。”孔疏引服虔云:“《司马法·谋帅篇》曰:‘大前驱启,乘车大晨,倅车属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

## 二十一、端(端)轂

简73、74、120、176。整理者(注152):“轂”字原文写作“鞞”,从“车”从“穀”,“穀”、“穀”皆从“穀”声。……简文“端轂”是车名,大概由于车轂雕镂有花纹而得名,犹兵车“长轂”以轂长而得名。

按包山楚墓遣策有“端轂”车名(简274):“一乘端轂(鞞),貝臯□。”“鞞”字与曾侯简“鞞”字当为同字异形。舒之梅《包山简遣策车马器考释五则》及陈伟《包山楚简初探》均以为此即是古书中的輶车,为出葬时运载棺柩的专用车<sup>①</sup>。白于蓝以为端轂(端鞞)当读为“短鞞”。《周礼·考工记·车人》:“行泽者欲短鞞,行山者欲长鞞。短鞞则利,长鞞则安。”<sup>②</sup>白说是。

## 二十二、鞞輶车

简76、120。整理者(注154):“輶”是“輶”的异体,见《说文》。《集韵》霁韵于“輶”字下注云:“輶輶,车名。”于“輶”字下注云:“輶,车也。”不知简文的“鞞輶”与《集韵》所说的“輶輶”有无关系。

按,“每”在之部明纽,“卑”在支部帮纽,二字旁转旁纽。故“鞞”当可通“輶”,从而“鞞輶车”也就是“輶輶车”。輶輶本为车轼上方用以持车盖之盖杠,其制前贤及当今学者辨之已详。如汪少华先生认为:“由于有环或环形构件的括约固定,‘止盖弓之前却’,所以盖杠不是笔直竖立而表现为略微的曲斜角度,故名‘輶輶(俾倪)’。因而就用‘輶輶(俾倪)’来指称处于被环持括约状态表现为略微曲斜的盖杠(六朝之后輶輶盖即指曲盖),也指称这种在车轼中央或车輿某处用以括约固定盖杠的环或环形构件。”<sup>③</sup>

凡车有盖则必有盖杠,但普通有盖车不得以“輶輶”为名。輶輶盖即曲柄的车盖,輶輶之为车名当是因为有曲柄车盖的缘故。晋崔豹《古今注·舆服》:“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朝乘輿用四,谓为輶(輶)輶盖,有军号者,赐其一也。”《晋书·五行志下》:“桓玄出游大航南,飘风飞其輶輶盖。”輶輶车以使用輶輶(曲柄车盖)而得名,正如使用圆轩之车被称为圆轩一样。

## 二十三、卑 车

简206。整理者(注270):“《史记·循吏传》:‘楚民俗好庠车,王以为庠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庠车,当即卑车。”

按《周礼·考工记总叙》:“轮已庠则于马终古登阨也。”《说文》:“庠,一曰屋卑。”通言之,轮卑亦得称庠。贾公彦疏:“轮已庠则无六尺六寸,辘即无四尺,大下,则马难引,常似上阪也。”王宗淙《考工记考辨》:“轮庠则压马重,常若登阪然。”<sup>④</sup>卑车应即是卑轮之车。

● 作者简介:萧圣中,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3JZD0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JA770031)

● 责任编辑:

① 陈伟:《包山楚简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

② 白于蓝:《曾侯乙墓竹简考释(四篇)》,载《中国文字》新三十期,艺文印书馆2005年,第193页。

③ 汪少华:《中国古车与名物考辨》,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8页。

④ 清王宗淙:《考工记考辨》一,《皇清经解续编》卷1020,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本,第661页。